

柏林城市馆内的墙上涂鸦

## 空间中的考古、实验与游戏

### 柏林城市馆：跨国幽灵1号：理查德·鲍立克

#### Berlin Pavilion: The International Ghost 1: Richard Paulick

策展人：彼得·安德司 Peter Anders

艺术家：柏林空间实验室（团体）Raumlaborberlin(group)

柏林空间实验室是专业的空间游戏者与改造者，上海中央商城三楼在他们的改造下，创造出简洁、明亮、极具启发性的空间。走进柏林馆第一眼，马上被白色窗户搭建起的透明几何小屋吸引，墙边贴了一张“喝茶请进”的图示，勾引起观众的好奇心，难道是间咖啡馆吗？循着箭头的方向进入小屋，艺术家为观众准备了整面墙壁的白色中式茶杯，邀请你拿起茶杯，进入下一个小房间稍作歇息。黄色灯光的茶室中，放了茶几、凳子，还有两只小鸟各自占据茶室的一角。到这里为止柏林馆像是一个关系美学的作品，邀请观众在空间里彼此认识、建立和空间的关系。同时他们也成功地在空间中，再创一个空间。

那么柏林城市馆的标题—跨国幽灵1号：理查德·鲍立克，究竟谈的是什么？白色小茶室外，建筑体墙壁、窗户上的涂鸦画的是什么地方？柏林空间实验室在茶室中准备的小册子，为我们提供了线索，以及另一个关于空间、历史、缘份的考古学故事。

2004年柏林空间实验室参与了东德第二大城市——哈勒新城的改造计划。哈勒新城建于1964—1986年，由建筑师理查德·鲍立克规划设计，城市建造的唯一目的，就是用来容纳附近化工厂的十万名工人。哈勒新城采取了一种极为实用、现代主义式的思维统一的规格、巨大的混凝土建筑、方格式的空间规划。哈勒新城为工人提供了下班后睡觉的“单位”，却不是一

个由居住、互动、休闲出发生活空间。于是在1989年两德统一、化工厂以机器取代人工后，哈勒新城成为了一座被抛弃的鬼城。

柏林空间实验室秉持着“空间是社会互动的产物”的理念，在2004年哈勒新城改造，重新为城市引入活力，这也是他们和建筑师鲍立克第一次的跨时空交手经验。

2012年，柏林空间实验室受邀策划上海双年展柏林馆，务实认真的德国人买了飞机票，飞到上海考察展览的场地，秉持著职业兴趣参观了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。就在博物馆里，他们赫然在1949年的上海规划图上，又发现了鲍立克的签名！原来鲍立克由于左倾的政治倾向受到纳粹迫害，而在1933—1949年间流亡上海，并且曾经担任上海城市规划局局长，负责上海地区的整体规划。上海的重逢，让柏林空间实验室决定以鲍立克作为城市馆的切入点。

找到点子的务实德国人马上飞回柏林的办公室，著手工作。然而就在办公室附近的门牌上，他们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发现—鲍立克的姓氏出现在某个电铃旁边！他们提起勇气按了门铃，礼貌地询问，发现住在公寓里的人，是鲍立克的孙女！原来这间公寓曾经是鲍立克回到德国后的住所，甚至公寓周边的整个卡尔·马克思林荫道C街区都是鲍立克从上海回到德国后的设计规划成果。鲍立克似乎无所不在，从荒废的哈勒新城，接著到上海、回到柏林，他就在楼上的公寓，在整个街廓。他是一个国际幽灵，同时也是一本历史书籍，见证了一次大战之后设计概念的发展变化，经历了二次大战的动荡流亡，在不同的时空执行他的城市设计理念。透过从鲍立克出发的考古学，我们具体而微地看见了整个时代。

柏林空间实验室从鲍立克的孙女得知，公寓正在进行翻修，木头的白色窗户，要全部换成新的塑料窗户。他们决定把木头窗户运来上海，模仿鲍立克1927年包浩斯现代主义作品“钢铁屋”的形式，搭建一件由白色木头窗户组成的小茶室，邀请观众一起泡茶、神游、听故事。

## 日常物件的长途旅行—关于流转、延续及失去 匹兹堡城市馆：洛瓦西克的房产销售

### Pittsburgh Pavilion: The Lovasik Estate Sale

策展人：切尔西·海因斯 Chelsea Haines

艺术家：乔恩·鲁本 Jon Rub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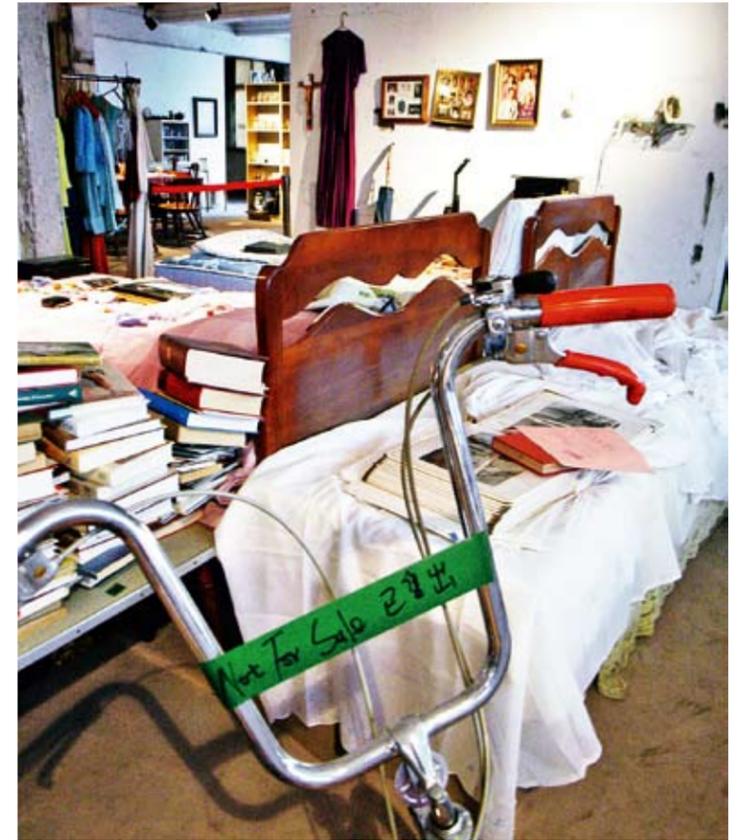
走进匹兹堡城市馆像是误闯了他人的房间。客厅，餐厅，卧房。成堆的日常用品摆放在上海中央商场的三楼，沙发、餐桌椅、床、枕头、锅碗瓢盆、电视、脚踏车，应有尽有。一开始感觉有点不自在，似乎正潜入一间屋子、窥看他人的隐私。但是好奇心同时也被激起，忍不住拿起桌上的古董小火车把玩。赫然发现小火车上有标价，每个六块五，恩，值得买回家吗？

就在这样一个观看匹兹堡城市馆：洛瓦西克房产销售的过程中，“物”的多种层次与意义也在逐渐浮现。

作品“洛瓦西克的房产销售”中的所有物件，来自于匹兹堡的一个家庭。祖父在2008年过世后，留下一间大房子、3000件以上的物品，还有一位年迈生病的祖母。如果我们尝试把物件抽离这个故事背景，每个物件都可以作为一种考古、历史的研究对象，去考据1960年代的美式居家风格、1970年代的流行文化、1980年代的扬声器制造工艺等等。物件本身具有制造日期，有一定的风格与形式，同时透露著时代的文化背景。

然而在匹兹堡城市馆中，行走在餐厅、卧室、客厅之间，观众很明确地感受到这些物件原先是有主人的。它们不像百货商场里的商品没有灵魂，只有标价。展场里的日常用品有使用过的痕迹，彼此之间相互关联，有著相似的风格和气味。这些占据大量空间的物件们，暗示著主人的存在，他曾经拥有、翻阅、使用这些物件。物件的年纪和痕迹，传达著生命是一种时间的延续，也是一种空间的占有。

那么现在主人过世了，物品该如何处理？洛克西瓦家族的成员，决定将房子和其中的物品卖出，他们需要这笔收入，让年迈生病的祖母获得更好的医疗照顾。物件在这个时刻经历了一项检验，决定要被留下，或是要被拍卖。留下的物品，会延续和家族之间的亲密关系，持续被使用，或是被保存收藏直到下次被翻出来，成为某次家庭聚餐的温话题。决定要被拍卖的物品，则必须被定义一个具体的“价格”，从此不再属于这个家庭。由此物件将脱离原先的脉络，重新



匹兹堡城市馆内展场一景，卧房，以及已售出的自行车。

被定义。然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即使我们理解不可能保存所有的物品，却仍然舍不得物件上携带的种种回忆。整理完所有父亲遗物的那个下午，洛瓦西克家族的女儿一路哭著回家。

艺术家和策展人得知洛克西瓦家族拍卖的消息后，决定买下所有物件，并将拍卖带来上海双年展，作为一个艺术计画。于是日常用品们漂洋过海，来到了上海。它们重新被安放，被有计划地向观众展示。物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脉络，就像所有进入博物馆的物品，断绝与跟日常生活的关系，进入一个设计好的、适合被观看凝视的环境之中。这三个月内，物件们不会被使用，而是被赋予展示、被观看的功能。原先只属于洛克西瓦家族的私人用品，变成了公开展示的物品，每一个观众都可以来触摸、来探索、来评价、来想像。

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匹兹堡城市馆的展场同时也是一个卖场，观众可以下场进行买卖。底座上标示著Made in China的欧式台灯，诉说著一个跨国流动的经济故事，欧洲公司、中国工厂、美国家庭、三十年后台灯又回到了家乡。我们几乎无法理性的计算这三十年间的通货膨胀，经济军事变化，或是批判血汗工厂与全球化，只有感受到其中奇妙的缘份不禁尔以及微笑中的无奈。

三个月的展示结束后，洛克西瓦家族的用品将全部拍卖出去，进入上海的寻常人家，建立新的关系，产生新的故事，开启新的旅程。而拍卖所得，艺术家鲁本将用来制作一件关于上海日常生活的作品，在匹兹堡展出。作为一个观众，即使使用了这么多层次的分析，如果尝试要做一个结论，“洛瓦西克的房产销售”对我而言，仍然是一个相当哀伤的作品，诉说著失去，以及生命的有限。